

△詠褚民誼▽

褚民誼原為醫師，並係中央監察委員，既為秘書長，仍忙於京戲，踢毬子，打太極拳等工作。遂有某君賦詩一首以詠之云：「秘長醫師監察員，長髯刺却上紅氍毹，公餘歌舞時輪會，毬子風箏太極拳。」

(余文)

△寓言偶拾▽

團與艦

慈禧移建海軍費，造團明園；日本明治則斂稅造艦。在明治天皇是你造團，我造艦，艦可取團；在慈禧太后是你造艦，我造團，艦壞團在。

團結即力量

一老人有五兒，一日取木棒一根命兒輩折之，立斷作兩段；再取木棒數根以繩網之，命兒輩再折，力竭不能斷，老人告之曰：「汝輩知之乎？團結即力量也！」

餓死與失節

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。」此夷齊之名所以與西山並垂不朽也。今日之賣國賊輒藉「生計所迫」何其無恥之甚耶？

官吏與乞丐

明亡，遺老殉國者甚少，一乞丐死之，其衣帶中有詩一首云：「蒙養恩深三百朝，如何文武盡皆逃，綱常留在卑田院，乞丐羞存命一條。」詩見隨園詩話。特錄之以勵末俗。(凌膏)

△謝冰瑩再從軍▽

上月十六日午夜，在川江中的民生輪上有一個夜會，是幾個送出征者。送冰瑩和他領導的十二位女戰士吳曼輝，吳敏輝，甘芝華，周惠琴，劉星玉，謝家瓊，邱賢貞，袁芝英，張家瑛，張寄萍，李惠君，譚萍淑，再上戰線。

大家分食着中委張繼夫人送來的柑子，船主特奉的銀耳湯，大家一面談着，笑着，吃着，大家沒有一點什麼拘束。在每個女戰士的面頰上閃着青春的活力，發揚蹈厲的男兒精神，這精神使我們看出了力量 and 情願為「國族」犧牲的意志。民生論，第二天早晨才開行的，它把這羣女戰士又帶上前線了。(佚名)

△戚繼光的故鄉▽

我們的抗倭鼻祖戚繼光的家鄉蓬萊城，是在山東，地圖形似駱駝形的駱駝腦門上，清朝出了一個宋慶，在山海關營口一帶，也和倭寇拼過一次命，吳佩孚，也是那個小城裏生長的。

自從矮寇佔了烟台，相隔一百六十里的蓬萊，也給佔領了，這是上年二月的事，不到半個月，當地的游擊隊組織起來，

就把倭寇賣國賊逐出境外，一直維持到現在。這個縣裏從事游擊隊工作的，不下三千人，少女加入游擊隊的也有五十餘人，倭寇沒有辦法，祇有用飛機轟炸，一個週圍十二里的小城，前後十餘次，擲了二百多個炸彈，街市民宅，都付一炬，慘不忍聞，但不得不算是蓬萊的光榮。中國一千多縣，都能接受日軍的二百多炸彈，恐怕日軍早已逃之夭夭了。他炸得越兇，越能增加我們抗戰的情緒。

蓬萊老百姓的損失雖大，但是游擊隊早已避往深山之中，實力絲毫未受影響，二月底劉黑七的偽軍佔了黃縣，至今還不得到相距六十里的蓬萊，因為游擊隊在縣城西死力抗拒，至少要索得相當的代價。

再說蓬萊機關住宅均炸毀，惟戚武毅公(繼光)之祠堂，還巍然存在。(鐵君)

△雜詩▽

周旋虎穴筮明夷，賺得良朋楚些辭。來訪嶼嶼分水處，離堆偉業在江涇。

壇席名山國學昌，狂瀾今已息湯湯。驅車欲訪玄亨地，空谷蒼然隔講堂。(至華西大學因女大尚遠未往)

洪武移民五百年，南音總是普屯田。(石板坡一帶皆南京屯戶，能兩種方言)

(花苗裝綿如椎髻，千羽遙思大禹前。)(花苗帕皆尖頂，由安順至關嶺。)(張一鑾)

△近作▽

聞我軍反攻，一部已合圍廣州，喜而賦此。

聞道哀兵大合圍，喜心翻倒望旌旗。窮兇終見天誅日，驕悍明知賊竭時。不待反攻分主客，正當一戰決華夷。中原父老休惆悵，旋轉乾坤已有期。(李仙根)

△張自忠的出風頭▽

張自忠特加陸軍上將銜。我想起蘆溝橋事件前，日本人拼命拉攏二十九軍，慫恿二十九軍組織了一個華北軍事考察團，到日本去參觀的事來了。

據說當時日本此舉有兩個目的，一是結納二十九軍幹部，一是讓大日本的軍備威嚇他們一下。

當時這個考察團的團長就是張自忠。關於他們一行抵日後的其他情形，在這裏也不必多提起，不過有件趣事，可以一談。那就是張自忠在三越吳服店(東京最大的一家百貨公司)抽雪茄烟的故事。

日本百貨公司裏，照例是不准吸烟